

毋不敬齋全書



夏子侯有取三異人蓋指方正
學于忠肅楊出惡也



毋不敬齋全書卷十五

述餘七冊

數往錄

丙辰

一元之中皇帝王霸之運遞相降者也皇帝不可詳考矣自大禹攝位之八年甲子交午會一運至東周君辛亥歷一千九百餘年為王運秦莊襄王壬子當六運之七世至明亡歷一千九百餘年為霸運是可數焉

皇尚道帝尚德王尚功霸尚力力因功效因德德因道道因天皇之運有帝王霸焉霸之運有皇帝王焉皇孕帝帝孕王王孕霸霸之中又有孕焉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冊

一

三皇皇也五帝帝也三王王也秦漢以降霸也五霸霸運之嚆矢也

君道肇人皇師道肇遂皇屯建蒙求繼乾坤也

三皇繼天地之位定巢燧作水火之用行

皇帝道德皆足以周乎一元王之功可法焉霸之力及其

代耳

神農傳子非禹始黃帝征誅非湯始

聖聖相禪前乎此未有後乎此未有故曰中天

一陰生故洪水災

大君以美利利天下而已無與焉茅茨粢食此堯之所以



爲大也

舜大智也而立誹木置諫鼓廣視聽焉杜天下之口使不敢言者智優於舜哉

九官聖賢也終身其職後世任官如易棋弊焉不滋

苗頑舜不能變歷數千年頑如故焉殆造物留其渾沌耶
夏禹爲王運之始

夏都安邑今山西平陽屬

禹平洪水奠九州三王中功尤偉而以儉勤承精一執中之統所以開四百年之大業與

禹待四方之士而曰吾不忍其留於道路恐其留吾門也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冊

二

自古帝王未有塞耳膠目守成法而遏羣情足以致治者
下車泣罪鑄金贖奴視帝力何有之世迥不同矣

唐虞傳賢故啟嗣而有扈不服殷多兄終弟及故周公相
而管蔡流言習見故也

羿浞繼篡夏衰且亡百年矣少康無所憑藉卒誅浞踐位
復禹舊業明德之入人者深哉

商都亳今河南歸德屬

夏尙忠商尙質其待民如家人父子然

商多賢君故享祚尤長周統雖過之而實則不及也

湯可相則相桀可伐則伐大甲可放則放可復則復伊尹

眞聖之任者哉

盤庚當第三運改號殷復都西亳今河南偃師縣
宇宙一心耳誠至卽通高宗得傳說可徵焉

周以文治者也禮樂大備氣運漸漓矣秦漢後雖極周之
文豈能治之哉

禮者理也萬事得其理之謂禮樂者和也萬物保其和之
謂樂後儒不通其原而求之其迹遂謂禮樂不可復作陋
矣

唐虞之後歷千餘年而後有成康又千餘年而後有漢之
文景又近千年而後有唐之貞觀又千餘年而後有我朝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册

三

之康熙然亦有升降矣

厲逐而國不亡幽滅而統不絕周之德與周公之功可見
矣

犬戎滅周五胡之嚆矢也

西周都關中而強東周都洛陽而弱

平王當第五運故春秋託始之

非管仲相桓倡霸中原糜爛不待五胡矣

五霸假之已孕秦漢以後之運

通外夷以制敵終自受其禍吳入州來諸夏之憂始此矣
南北宋皆蹈覆轍者也

管仲寄軍令子產正經界皆保甲法也

子產不毀鄉校所以弭黨禍也

水懦民玩衰世之弊往往如此

向戌平晉楚而諸侯之霸衰吳晉爭長而諸侯之霸息

三晉分秦乃強巴蜀并秦益富

秦政稱皇帝宇宙之局一大變爲霸運之始

揖讓降征誅征誅降搜伐搜伐降坑屠

封建設而強藩興郡縣更而草澤起故曰天下勢而已矣

井田不可復宜實行保甲封建不可復宜久任州縣二者

定而兵寓農士舉鄉不師陳迹可收實效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池餘七冊

四

井田廢而官貧蠹國私富困農宜厚祿以勸官限產以抑

私

漢繼秦都關中

秦混一爲漢開基隋混一爲唐開基前後一轍也

漢高爲義帝發喪討籍而數籍罪則以王己漢中爲第一

所謂五霸假之也

諸呂之禍非齊劉氏危矣宗室卑新莽篡治天下如治病

攻以偏劑病愈而身旋死

文帝除誹謗妖言法可謂知先務矣上多忌諱則下皆阿

諛國欲治可得乎

文帝時封國甚衆王府所入甚少加以兵興河決和戎費用愈繁乃能賜民半租旋除其賦儉之爲利溥哉患用不足者可思其原矣

漢文帝霸而近於王者也

景帝詔讞疑獄讞不當讞者不爲失蓋如此方能平反否則讞一不當讞者皆獲罪再讞者因罪及多僚有明知冤獄而不敢平反者矣惟受賄徇私不可有

漢儒無論董賈卽宏偃輩所論皆有可採以取士必由選舉而廷試必以時務也自糊名考試而又限以格式禁指陳士不知經爲何書官不知政爲何事以穿窬之心竊科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冊

五

名以商賈之行辱高位誤國殃民皆由此輩求一如古之僞儒且不可得況眞儒乎可慨也已

漢初約法三章蕭何始定律尙寬簡武帝時張湯作見知故縱諸法網乃密吏緣爲奸宣帝因置廷尉平鄭昌上疏曰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忌奸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政衰廷平將招權而爲亂矣後世例太繁出納黜陟死生權操小吏得毋刪定之爲愈乎

漢多循良吏而宣帝朝尤盛帝留心考察有治效增秩賜金不次內用未嘗輕易

宣帝信賞必罰蓋承平旣久禍端萌生非嚴明無以懲勸

元帝姑息而漢業衰矣。

善哉魏相之言兵乎。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很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徵之簡策。歷歷不爽也。

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見。後世薦舉者。概謂之老師所薦者。概謂之門生。復有阿附權勢。謂之拜老師者。門生不認。老師羣詔而攻之。若子之不認父也。何古今人之不相及如是哉。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冊

六

西漢之季。惟劉向不愧爲儒。匡衡輩皆阿附取容者甚矣。經術之士之不足恃也。

成帝詔限名田。不果行。其策始於董仲舒。以爲秦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小民安得不困。井田雖難猝行。宜稍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支庶入繼。正統者有二。先帝自立爲子者。兼繼統嗣。不得尊其私親。另立禰廟。先帝崩無嗣。人臣議立者。繼統不繼嗣。得尊其親。立禰廟。但不稱宗祔太廟耳。背先帝而尊私

親不義也。利天下而棄其親不仁也。通此可以斷古之議大禮者矣。

東漢都洛陽

高帝建基於關中，光武開業於河北。帝王之興，未有不先立基址，而能經營遠大者。

孝武好文士，而西漢之儒脂韋取容；光武崇實行，而東漢之儒氣節矜尙。

光武封功臣大者不過六縣，且解兵柄，不與朝政，所以保全之也。後惟宋太祖足繼美焉。

宋均爲九江守，百姓安業，嘗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爲足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册

七

止奸也。然文吏習爲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爲害也。

西漢病強藩而亡於外戚，東漢病外戚而亡於閹寺，天下勢而已矣。勢所重禍斯生，故防弊不如審勢。

漢之取士皆由察舉，而廷策之順，帝時始立課試法。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先詣公府，而後副端門。此考試之始也。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東漢之謂乎。

三分鼎足，定於赤壁之焚，而成於江陵之襲。

魯肅初見大帝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猝除，爲將軍

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天下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而據之此王業也與諸葛武侯隆中之對所謂英雄所見大抵皆同

晉都洛陽

晉武終三年喪令太子拜師傅可爲百王法平吳遂縱聲色無久長略宜祚之不永也

漢魏處羌胡鮮卑降者於內地五胡之亂所由始也晉郭欽請徙內郡雜胡於邊地而不聽五胡之所以不可制也然非主闇后橫骨肉自殘外夷何由生心乎

士風之變關乎世運清談之禍酷矣近世之士鄙頑無恥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册

八

尤可憂哉

外夷雜處內地終釀禍亂劉淵匈奴也始於山西之太原慕容鮮卑也始於直隸之永平石勒羯也始於山西之路安姚氏羌也始於陝西之鳳翔符氏氐也始於陝西之漢中前車可鑑也已

五胡亂南北分較戰國殺運之久且慘更有甚焉久治必久亂悲哉

東晉偏處江左不得不重藩鎮而尾大不掉以至於亡亦勢使然也

北魏得中原較魏晉爲正且御宇近二百年文章制度蔚

然可觀晉亡當以爲正統宋齊梁陳篡賊耳天子者受天之命以立人紀豈得以地外之哉若曹氏司馬氏及後五代不得已而予之統也

北魏爲金元之端始

孝文崇儒學禁胡語恭儉慈惠漢文以後所僅見者

孝文好賢樂善情如飢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制禮作樂身致太平嘗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嘆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朕所不識卿亦當舉之得人有賞不言有罪眞賢君也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冊

九

魏都山西大同孝文遷都洛陽東西分東魏都鄴西都關中

魏宇文泰始創府兵籍民之才力者蠲其賦役教以戰陣唐因其法分天下爲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爲團有校尉百人爲隊有正十人爲火有長每人兵甲裝糧各有數輸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爲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每歲季冬將帥教戰當給馬者官予直當宿衛者兵部以遠近更番其制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以出師還則兵散於府將歸於衛國無養兵之

費臣無專兵之患。重內輕外。強中國以制四夷。深得寓兵於農之意。兵政之良法也。

秦始皇并天下。銷兵器。而二世以驕恣亡。隋開皇并天下。銷兵器。而煬帝以驕恣亡。

隋李諤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辭。江左齊梁。其弊尤甚。世俗以之相高。朝廷以之取士。以儒素爲古拙。以詞賦爲君子。其文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規模。構無用以爲用也。

進士科始於隋煬帝。

唐藉突厥之力以興。而後遂受其害。亦勢使然也。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冊

十

唐都關中。關中形勢之地。食巴蜀之粟。致涼代之馬。建都之最善者也。

唐立均田法。猶爲近古。富者不得兼并。則貧者有以自給。制產保民之善政也。

太宗武功過於漢高。文治過於漢文。惜乎倫常多虧。德焉。太宗定律令。削繁去蠹。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吏得爲奸。至言哉。

太宗克儉。臣下化之。二十年間。風俗素樸。公私富給焉。唐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良法也。

太宗問魏徵。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

信則暗。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敢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誠哉是言也。

高宗時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劉曉疏論之曰。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治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魏元忠上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知方略。故陸機著論辨亡。無救河梁之敗。養由基射貫七札。不濟鄆陵之師。此已然之效也。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冊

七

糊名取士及貢士殿試始於武曌。

玄宗以驕泰取顛覆而唐遂不振矣。

以高力士爲將軍。唐之宦禍始此。漢唐宋明皆亡於宦寺。而其端皆啟自英主可畏也。

翰林院始於明皇。

選官循資格始於裴光廷。庸愚皆喜。而才俊怨嗟。

代宗時楊綰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制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徼幸。又令舉人投牒。以自

應如此欲其反淳樸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明經進士并停議雖不行識者是之

劉晏權鹽法以爲官多則民擾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亦鹽政之良法也杜牧謂兵有五敗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不責實之過其敗二厚賞之過其敗三輕罰之過其敗四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亦後世之通弊也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冊

三

國祚長短視開國之功德器局魏晉不永秦隋二世其開國何如漢唐乎五代相繼規模固無足觀也

回部自唐散處中國歷千餘年而不變其舊固可慮也

宋之基周實開之世宗之賢而不嗣豈非天哉

宋都汴而幽并據於遼西陲割於夏國勢較弱矣

解兵權而篡奪之漸始塞禁諸州專決大辟而生殺之權始收規模自不同矣

太祖得國卽親視學宜乎宋之學術獨盛也

太祖深恨平蜀多殺降卒命曹彬平江南戒之曰城陷之日慎毋殺降此其所以體好生之仁而開三百年之統也

夫

常平倉良法也使內外郡縣皆實行之何憂兵荒哉

宋以文臣領州跋扈之風息而兵力亦漸弱矣

才莫盛於唐虞。歷千餘年而有周。又五百餘年而有洙泗。又千五百餘年而有濂洛關閩。才難不其然乎。

范仲淹請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宋祁等奏曰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莫若教之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冊

三

記誦矣仁宗從之

范文正以左氏春秋授狄武襄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武襄由是折節讀書通秦漢以來兵法夫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孔子之言兵也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之言兵也自古豈有不知兵之聖賢讀書而不知兵後儒之陋也身任封疆而援衛靈之對以自解甚矣其不知恥也

王安石乃不通時務之商鞅

易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必欲盡小人之類而去之未有不反受其害者也宋哲宗

之世可鑑矣

黨之一字足以上惑主聽而一網打盡善類漢唐宋明之季皆興此獄而國亦隨滅人主可不鑑哉君子可不慎哉北宋大臣言官獲罪竄逐極矣未有誅戮者忠厚之至也宜其國勢雖弱而南渡享祚尚百數十年

南宋偏安一由韓世忠黃天蕩之戰使金人不敢復渡江再由張浚之鎮川陝三由岳忠武之定荆襄

精忠之氣鬱而未伸其精神凝於太虛如星宿之常存此關岳所以凜凜於人間世也

元治遼金都燕京明因之我朝定鼎於此合七百餘年矣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冊

黃河自西北而東南入海宜王氣之鍾於東北也

元始混一寰區為我朝之先聲也

元重信國戚不以漢人為相且不重言官此所以權貴驕橫而國祚因以不永也

明太祖與羣雄角起獨能延儒求書神武不殺所以掃蕩寰宇傳世久長一代儒風媲美漢宋焉

太祖得天下之正與漢高祖同寵功臣太過卒以猜忌誅夷封諸子太侈遂至燕王篡位其失處亦頗同

明代宮闈最正馬后開之也

或曰元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太祖曰但聞寬以得衆未

易
偏安亦後不

聞以寬失者也。元季其失在於弛縱，非寬也。帝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事爲寬。大哉王言乎。

太祖詔臣民言事實封達御前，所以無壅塞之弊。

太祖命中官奉使成祖，命典兵刺事明卒，以是亡。

宣宗襲成祖之風，自率精騎三千人出口，擊敗兀良哈而

英宗，遂有土木之變，甚矣貽謀之不可不慎也。

孝宗更定律令一事，尤可爲法。時給事中楊廉上言曰：高

皇帝肇造之初，特命劉基、陶安等詳定律令，且諭之曰：立

法貴簡，若條緒繁多，可輕可重，吏得夤緣爲奸。聖祖重律

輕例之意，可知矣。百三十年來，律行既久，條例漸多，近令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冊

五

法司詳議革其繁瑣，臣以爲非深於經者，不足以議律。非深於律者，不足以議例。望特選素有經術、深明律意者，專理其事。以太祖立法貴簡之心爲主，一切近代冗雜悉爲革去，以例通律之窮，不以例淆律之正。庶有司有所執守，帝嘉納之。

武宗以下，皆亡國之君也。

掣籤選官，始於孫丕揚，糊名掣籤，杜弊嚴矣，而弊愈巧。何如興賢任能之爲善哉。

河套棄而西域之藩籬撤，六堡棄而遼左之藩籬撤。

莊烈剪除巨凶，亦英主矣。天命已去，如之何哉。然身殉社

稷衣襟詔猶慮傷百姓自古亡國之君得其正者其帝也
已

堯舜垂戒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萬世之龜鑑也
從古外患不足爲過慮所重者根本之地耳孔子曰季孫
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其垂戒之意深哉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冊

六

立本趣時說 辛酉

易以剛柔立本變通趣時而守位曰仁理財正辭禁非曰義帝王之立本也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帝王之趣時也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大哉易乎天以陰陽立本而日月寒暑變通以趣時帝王以仁義立本而因革損益變通以趣時天道不變通無以化王道不變通無以治故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至哉時乎道以易神易以時化而易有不變有變易爰擬立本一顯不易之體也趣時十一藏變易之用也附會十三卦之義而爲之說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冊

七

立本誠也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乾坤爲之門剛柔立本也而坤元承乾乾德誠而已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立天之道陰與陽立人之道仁與義誠立而已帝王以仁義立本蓋取諸乾坤而文言傳乾二曰存誠三曰立誠誠之也誠之至而天人合故五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仁義帝王之立本乎誠帝王之所以立本乎孔子爲魯君言政柄以三緯以五經以九而一以誠德非誠不立道非誠不行不誠於身曷修曷尊不誠於家曷親不誠於國曷敬曷體曷子曷來不誠於天下曷柔曷

懷天齊七政幹列宿播四時形品物一誠之運也天無其誠將恐裂帝王設內官分外牧風四方雍萬姓一誠之孚也帝王無其誠將恐蹙權術云乎哉易無體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統於乾爲一體天無體七政列宿四時品物統於天爲一體帝王無體內官外牧四方萬姓統於君爲一體大君元首也百僚耳目股肱也朝廷腑臟也萬方軀體也誠一體之脈絡氣血所以貫通而流行也於乎知一體之義者其知所以立本也已

趣時一去忌諱也頤中有物曰噬嗑間去乃合間治化者刑罰去之乃合間造化者雷電去之乃合故曰雷雷噬嗑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冊

六

先王以明罰勅法後世睽而不合孰間之忌諱間之也非動而明者曷能去之乎忌諱不去一切良法善政不行夫君莫聖於堯舜臣莫賢於禹益皋陶典謨吁咈千載如聞其聲舜命禹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而禹戒舜至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頡頏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皋陶賡歌亦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曷嘗忌諱乎君主舵者也臣行舟者也國家舟也民庶水也水載舟亦覆舟相與操舟以求濟於洪波駭浪之間覆溺之是懼違忌諱乎後世多忌諱吾惑焉臣之頌君無不曰堯舜君之責臣亦無不望爲禹益皋陶而天

子曰然盈廷無不曰然卽心知不然鮮不面從而退有後
言者也而日以諂媚之辭進於其君一切文字之末小觸
忌諱必相與屏斥之以爲大不敬於是大吏曰然屬僚亦
無不曰然卽心知不然鮮不面從而退有後言者也而日
以諂媚之辭進於其長一切文字之末小觸忌諱必相與
怪異之以爲大無禮下至同僚朋友無不相承以貌相接
以文惟恐或觸忌諱而無毫髮相親相愛之實以爲是能
知大體者也達世故者也通人情者也父以詔其子師以
教其弟也於乎是亦不可以已乎自古國無不亡家無不
破身無不死秦皇自謂萬萬世未及三世漢武聞山呼萬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冊

九

歲不過七十餘年唐虞三代每以危亡相戒享壽多百十
年子孫保之且千百年忌諱何補不忌諱何害第使上下
中外習爲諂諛容悅而國政日非民俗日靡盜賊日多災
害日集無乃不智之甚且後世士大夫無不誦法孔孟孔
子謂患得患失之鄙夫不可與事君後世士大夫其能不
爲鄙夫者有幾孔孟惡鄉原而斥之曰賊曰闖然媚於世
後世士大夫其能不爲鄉原者有幾江河日下伊於胡底
孰使之忌諱使之也忌諱去而後上下之交合交合而後
一切良法善政乃可以行於乎是蓋變通趣時之先務也
夫

趣時二破資格也宮室之制取諸大壯國家設官分職亦猶宮室之有棟宇所以大一統而壯萬年者與孟子曰爲巨室必求大木斲而小不勝其任矣舜之紹堯命九官咨四岳十二牧二十有二人而風動四方從欲以治術豈多乎哉佐天子治天下者內而相臣部卿外而封疆大吏而已相臣得其人無不得其人何患不治古者聖帝明王慎擇其相舜舉伯禹大難以平湯舉伊尹不仁者遠公孤之職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天民大人或升諸版築耕釣之間蓋其關係至大不得不求之博擇之精也三代以降漢之創業以蕭曹其中興以魏丙唐之創業以房杜其中興以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冊

三

姚宋厯稽史冊曷嘗不以得賢相而興且盛不得而衰且亡哉後世立相以資格雖庸惡陋劣之夫苟不遭譴謫而年壽又長隨班逐隊於翰詹卿部之間慮無不躋相位者而不入其選不得入閣更何望有從版築耕釣而舉者乎天下無事宰相行故事一書吏之所爲而已不幸四方多故一人焦勞於上左右未能出一謀定一策以安社稷者授以軍旅我未聞也訪以利害我不知也豈天不生才與抑用非其人與於乎以資格選官始於唐之裴光廷庸愚皆喜而才俊怨嗟唐虞三代及漢唐盛時未之有也奈何後世卜相亦以資格限之破除資格慎擇其相內而部卿

外而封疆大吏惟其才不拘其資因使各別其屬之賢不肖而進退焉庶幾萬年一統有以鞏大壯之不基吁亦趣時之最要者也

趣時三開言路也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朝廷廣開言路益之最大者乎舜大智也立誹木置諫鼓廣視聽焉禹待四方之士曰吾不恐其留於道路恐其留吾門也商之誥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之雅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古之帝王未有不廣開言路以集其益者也漢代屢下直言極諫之詔北魏孝文帝制禮作樂身致太平而責臣下公言得失唐太宗納受直言常問魏徵曰人主何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冊

三

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人主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帝深然之明太祖詔臣民言事實封達御前以除壅塞之弊三代以下英君賢辟亦未有不廣開言路以集其益者也夫人主以萬乘之尊居九重之上惟患見聞不廣耳乃杜中外之口塞耳膠目守成法而遏羣情果足致治哉天下緘口卷舌而事弊萬端壅於上聞職何故與夫言路不廣則上下之情不通而欺僞之弊百出非國家之利也求之尙畏諱不敢盡言况遏之使不言哉士大夫習爲容悅頑鈍無廉恥而風俗靡靡日壞得無由是耶是惟變而通之廣以諮之虛以

受之惡者隱之善者揚之庸之庶幾有以革諱言之俗作
敢言之氣而收多言之大益也已

趣時四刪繁例也天有春夏秋冬日時夏不可裘冬不可
葛時耳生今而反古道夏而裘冬而葛乎然衣以章身冬
夏一也古法不可行於今立法之義豈其異上古結繩而
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夬者決也立法之義也周末文勝秦不知變而更苛密其
法以繩黔首二世遽亡漢興約法三章耳而天下治法貴
決奚貴多哉歷代苦法弊每議刪定蕭何定律尙寬簡武
帝時張湯作見知故縱諸法網乃密吏緣爲奸宣帝因置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地餘七冊

三

廷尉平鄭昌上疏曰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
忌奸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政衰廷平將招權而爲亂
矣後世例太繁出納黜陟死生權操小吏得毋刪定之爲
愈乎唐太宗定律令削繁去蠹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
煩官長不能盡記吏得爲奸明孝宗更定律令給事楊廉
上言曰高皇帝命劉基陶安等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
簡若條緒繁多可輕可重吏得夤緣爲奸望特選素有經
術深明律意者專理其事以太祖立法貴簡之心爲主一
切近代冗雜悉爲革去以例通律之窮不以例淆律之正
庶有司有所執守帝嘉納之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聖人無爲而民自化近世條例之繁汗牛充棟雖有兼人
才智不能博覽盡記而生殺黜陟出納皆委之吏俾得上
下其手巧售其奸守令曰然監司曰然小吏援一例曰不
然不得不曰不然司員曰不然堂官曰不然小吏援一例
曰不然不得曰然例不然天子不得曰然例然天子不得
曰不然是內而堂官司員外而監司守令之職小吏得而
干之矣天子之旨小吏得而擬之矣天下生殺黜陟出納
之大權小吏舉得而操之矣孔子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陪臣執國命已爲倒置逆施之極奈何舉天下生殺黜陟
出納之大權悉委之小吏乎立法取其決法之弊至於監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冊

五

司守令不能決堂官司員不能決天子不能決而使小吏
得上下其手巧售其奸豈立法之義乎於乎惡可不刪定
之亟變通以趣時乎

趣時五復貢舉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蓋取諸離離者明
也明莫大於知人然以一人之明欲盡知天下之賢才使
非養之索取之審任之當曷恃乎漢之取士由察舉而廷
策之猶爲近古其得人最盛魏晉立中正以九品定人高
下任意上品無塞門下品無勢族弊政也六朝崇尚文辭
隋煬帝始置進士科唐武曩乃糊名取士於是專用文章
爲甲乙唐高宗時劉曉疏論之曰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

趨文藝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治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代宗時楊綰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隋猶試策而已高宗時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又令舉人投牒以自應欲其反淳樸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明經進士并停宋仁宗時范仲淹請興學校本行實宋祁等議奏曰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冊

五

則不足盡人材莫若教之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閱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文章取士蓋自昔病之夫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平日耗其精力於無用之文字一旦徼幸而責之以民人政事非未能操刀而使割乎且其患得患失之心自應童子試時已導之矣無怪相習而爲鄙夫之事君也竊謂取士不如復貢舉復貢舉必先興學校慎選教官課以經史導以孝弟忠信屆大比郡縣博採衆論舉其經明行修者於大吏大吏試之以經史大義取其能貫通古義曉達時務者貢之

朝朝策之而試以事事治而後官焉其策問以時務不限格式使援經據史直言無諱如漢廷之策賢良一切帖括聲律與夫彌封關防之法悉罷之貢士無定額所貢不當大吏加以重譴庶幾有以養廉恥育賢才而收知人之實效乎離之象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野無遺賢朝無曠位明之所以照四方也

趣時六專職任也動而悅隨隨之時義大矣哉聖人器使不求備蓋取諸隨虞廷九官皆聖賢也而終身其職漢多循良吏宣帝朝尤盛而帝留心考察有治績增秩賜金不次內用未嘗輕易用之當則人稱其職任之久則功要於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冊

五

成自古然也後世一庸人之身而求備焉九卿六部更互輪轉而封疆大吏下至守令如弈棋然夫條例之繁如牛毛堂官素非熟悉安能察官吏之奸而大吏運籌全省任非久何由盡知屬吏賢否地方利弊若守令尤親民之官也惟久任而後民情相習措置得宜且才者有以見其長不肖者無由藏其短不久其任賢者自知功必不竟而後來且更張循分供職而已而貪污不肖之輩幸無由彰其罪魚肉小民以自肥利無由興害無由除平日官視任如旅舍民視官如過客小有寇賊渙散不可收拾甚且爲國斂怨激成變故以流毒天下職此故也又況公私之侵漁

胥吏之舞弊地方迎送之繁擾害更有不可勝言者竊謂各部堂官必熟悉其事者專任焉封疆大吏未及十年不輕更易而郡縣守令仿漢宣帝之法有治績增秩賜金不次升用不肖者汰去之人地相宜終身其任庶有符於器使之義乎且防弊密弊滋多王者以至誠待士大夫賢者舉之不肖者黜之區區防閑豈足制奸僞哉近者非教官不得仕本省雖出省近本籍五百里必迴避近者千里遠或萬里言語不通嗜好不同何由理民矧攜眷遠適旅費過多未久又移他所不取諸民奚以自給竊謂郡縣不必出省但不治本邑而已監司以上乃不仕本省亦隨之義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冊

三五

也於乎上以廉恥待士大夫士大夫鮮不愛惜廉恥上以盜賊防士大夫士大夫將胥化爲盜賊猜疑牽制何裨耶趣時七行保甲也變通莫先於行保甲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豫莫大於保甲保甲之法十戶爲甲甲長一人十甲爲保保長一人甲保之良者當之十保爲黨黨正副各一人黨之有學者當之十黨爲鄉鄉正一人副二人鄉之賢紳與有德望者當之甲長以十戶姓名口業達於保長保長達於黨正黨正達於鄉正而日稽其勤惰月書其賢否季詳其行止歲核其生歿以呈於官十戶小爭訟平於甲長不能平歷保長黨正平於鄉正不能平乃訟

於官命盜大故則直達於官保長甲長不勝其任黨正言於鄉正公改置之鄉正黨正不勝其任官改置之有罪皆官治之保甲之法一定民居二稽民數三察賢否四詰姦宄五息爭訟六敦風俗一舉而六利興保甲之法平時以安民寇警卽以禦敵每歲季冬教以兵法仿管子內政十戶爲甲則十人爲隊甲長帥之十甲爲保則百人爲卒保長帥之十保爲黨則千人爲師黨正帥之十黨爲鄉則萬人爲軍鄉正帥之而一統於官糗糧自備賞罰調遣聽於官故曰豫莫大於保甲天下之勢分之欲其明統之欲其一天下分爲若干省省分爲若干郡郡分爲若干邑邑分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冊

七

爲若干鄉鄉分爲黨黨分爲保保分爲甲甲分爲戶是爲至明戶統於甲長甲統於保長保統於黨正黨統於鄉正鄉統於邑宰邑統於郡守郡統於省大吏省統於朝廷是爲至一俾天下一體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伸縮如意痛癢相關法莫善焉故曰變通莫先於行保甲保甲不行則一邑之戶口民業良莠利弊邑宰不得周知郡守大吏何由知之朝廷何由知之保甲不行皆由大吏視爲故事邑宰莫肯盡心焉但使大吏嚴督邑宰使各清戶口而實行之不待期年天下之大瞭於指掌矣

趣時八仿府兵也弧矢之威蓋取諸睽上古何嘗廢兵然

三代以前兵寓於農自井田廢兵農分而國用恆絀開國
初中外兵額足資守禦而又布親兵駐要害甚強勁也歷
年既久額兵半爲將弁乾沒所招又皆游惰無賴平時騷
擾間里軍興調集往往未及交戰逃潰者半矣而駐兵飽
食暖衣無所事事傳世久遠脆弱勝膏粱無足恃者於是
招募不足更藉民團民團輕官每至抗叛而國家經費匱
於兵餉開捐抽稅公私益困夫三代以後兵制莫善於府
兵府兵創於宇文泰籍民之才力者蠲其賦役教以戰陣
唐因其法分天下爲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中二百
六十一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冊

五

爲團團有校尉百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每人
兵甲裝糧各有數輸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爲兵六十而免
能騎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每歲季冬將帥教戰當給
馬者官予直當宿衛者兵部以遠近更番其制無事則耕
於野有事則命將以出師還則兵散於府將歸於衛國無
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重內輕外強中國以制四夷深
得寓兵於農之意竊謂保甲旣行郡縣各練鄉兵足以守
禦而京師畿輔外及省會衝要之地仿唐府兵之制行之
以資控制有事調府兵征勦鄉兵各守其地不遠調惟以
助府兵之威國家不至竭惟正之供以養無用之兵而倉

粹有變足以振國威而摧強敵是亦變通之良策也

越時九限名田也悅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吾於渙之義有取焉古者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富貴之權操之自上秦廢井田民得以兼井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錫之地是富之權上不得操之也於是國用不足乃反藉富戶捐輸而償之以爵是貴之權上亦不得操之也漢董仲舒卽議宜稍近古限民名田王莽行之不得其道名天下田曰王田禁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予九族鄉里因以擾亂後代遂不復議惟唐立均田法爲近古夫什一之制三代同之白圭欲二十取一孟子以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冊

完

爲貉道後世大抵三十取一國家焉能足用不得已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殃害倍甚匱乏亦倍甚而富戶所占田十居八九招貧民佃之三分取一則是國用匱於上農民困於下而倉箱坐擁只以供富戶驕淫之資甚非先王制產保民之道也變通之法宜詳定章程而需以歲月先立名田之限仿周室班祿受地之意限之官至幾品準名田若干商賈富民不得買田雇人耕佃其現據有田產者準計田多寡報捐職銜以名其田宦之子孫爲官者不得踰限更增名田非爲官者準變賣不準增置富戶子孫不準更捐職銜名田但襲父祖所名之田聽其變賣凡田農戶自

種者二十賦其一名田者計其所入之租十賦其一不數十年田漸歸農而國賦充足矣此亦悅而後散之之義乎至若井田既廢班祿無由取給公田然亦必略仿古制厚予其祿使足以給公私今之郡守縣令古之諸侯也廉俸曾不足以延幕友而又減之罰之攤之捐之辦公一切不取之於民何出否則虧空國帑耳使廉吏束手無策而貪吏藉口自恣非善策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是亦通變者所當籌及者耳

趣時十裁浮冗也孔子傳小過之象曰用過乎儉又曰與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冊

三

其奢也寧儉儉何病其過哉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近世奢亦極矣固宜示之儉也夫國用不足由於浮費冗員惟儉可以裁之法堯之茅茨不翦則宮室之浮費可裁矣法舜之二女果侍則嬪嬙之浮費可裁矣法禹之菲食惡衣則衣食之浮費可裁矣法漢文帝之霸陵瓦器則豫營萬年之浮費可裁矣例此以推其可裁者蓋多儉於用者必儉於事條例刪則部曹之冗員可裁矣貢舉復則詞賦之冗員可裁矣職任專則佐雜之冗員可裁矣保甲行府兵仿則將弁之冗員可裁矣而且用唐劉晏權鹽之法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

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則鹽務之冗員可裁矣例此以推其可裁者蓋多夫上行必下效明限節制以辨上下定民志使之食時用禮何患風俗之不醇美乎是亦小過之義也

趣時十一廣儲積也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儲積何妨大過哉儲積欲其廣必使公私各有餘蓄焉儲積於公者莫善於常平倉使郡縣實行之穀太貴則減市價糶焉太賤則增市價糶焉新陳相易無致腐朽出入有利漸以增多不十年而倉穀之在公者不可勝食矣儲積於私者莫善於社倉其法倡於朱子朱子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冊

三

在浙東上言曰臣所居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乾道四年民間缺食熹請於府得常平倉米六百石以貸夏受粟於倉冬則計米加息二斗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捐之凡十四年以原米六百石還府儲米三千石以爲社倉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備折閱因此一鄉四十五里間遇歉年民不食食詔下其法於諸路按其法以十家爲一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立一社凡有稅糧人戶衣食不缺者及逃軍無行之士皆不入甲卽貧而不願入甲者亦聽之甲中人戶備錄其大小口貸米時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與焉縣官與鄉官同

主其斂散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聽其便保甲旣行使郡縣之富戶仿而行之不十年而倉穀之在私者不可勝食矣夫公私皆有餘蓄雖有水旱盜賊何能爲患乎此所以保長久計深遠也是有取於大過之義也

從古聖君賢相無不因時制宜匪獨開創爲然中興亦何莫不然特患變通不善耳變通之不善莫如秦之商鞅宋之王安石是皆拂人之情以濟其私者也夫不順人情蓄害必至乃因循苟且拘成法而昧時務豈改弦更張之義乎小子不用於世無涓埃報天地君親欲藉講說經義興起一二英才儲國家梁棟之需邇者寇賊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冊

三

肆行人心莫定幾無復來學者其遂安居飽食爲宇宙中一蠹而已哉爰附會卦意擬爲此說不敢爲庶人之議姑託諸說經以俟變通盡利之君子採擇云爾辛酉夏季方潛識於膠西書院

問漢始三十稅一國用不匱何也曰漢第其名耳前漢書王莽傳莽名天下田曰王田曰漢氏減輕田賦三十稅一常有更賦罷癘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按後漢書明帝復天水三千人是歲更賦註曰更謂戍卒更相代也賦謂雇更之錢也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正卒無常人皆當

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一千是爲踐更古者天下人皆當戍邊三日亦名爲更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當行者不可往卽返因住一歲次直者出錢六百雇之謂之過更更賦之外又有口算光武因地震免南陽口賦註曰人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又七歲至十四出口錢二十武帝時又口加四錢是名曰三十稅一而又有更賦口算豈果輕於什一之制哉曰然則當復什一乎曰不然三代什一而關市無征澤梁無禁後世一切稅課而鹽課之利尤大豈猶不足用乎且三代以封建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冊

三

治天下各君其國非什一不足以供宗廟朝聘軍旅百官之需後世合天下以奉朝廷雖二十取一無患不足用也曰國用不足固矣而農民困苦已甚何可二十取一也曰食租課者爲之梗也古者田皆歸農故什一國用足而農亦殷富今者國家無更賦口算之取誠三十稅一矣而富戶兼并大抵三取其一甚且十取其五焉得不交困乎不可不思變通之術也曰其術孰先曰先限名田名田無限則田不歸農田不歸農則不可二十取一而不得不爲賣爵算緡一切權宜之計爲一切權宜之計則民益困盜賊益多而國用益不足雖然不可

不需以歲月也欲變數千年相沿之積弊而責效旦夕
新莽之擾攘可鑑前車矣

問漢取士以貢舉而其季世每病選舉不實官非其人
近世人心不古何可復行貢舉耶曰官非其人以舉錯
乖於上也彼桓靈之世號多君子而以黨禁錮之能怪
選舉之不實耶若近世科場舞弊蓋不可勝防矣而間
者舉博學宏詞未有不博不宏而敢舉之者也舉孝廉
方正未有顯有不孝不廉不方不正之迹而敢舉之者
也豈人心不古必不可行乎曰漢廷試亦以策耳何今
之不古若耶曰漢之策使直言時事近世之策并不得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册

五

論及時事名爲策實空文耳時事變遷不一非留心政
治得失不可虛擬空文則鈔襲雷同之言而已而謂可
以別人才哉

問保甲常平倉亦近世通行者也而卒歸廢弛何耶曰
吏不職也孔子不云乎其人存則其政舉

問人心風俗之不古將若之何曰是在爲上者以身帥
之耳君子德風小人德草上好之下必從之矣且士者
民之倡學校興而取士必以實行此轉移人心風俗之
樞機也而更實行保甲教之以孝弟忠信之道勸之以
友助扶持之誼何患人心風俗之不古乎雖然不富而

教之雖五帝三王不能責其效於民故孟子於當時王侯急急以制產保民爲先務則限名田裁浮冗廣儲積諸策又不可不亟講也

問立本以誠固矣何由而能誠哉曰孔子言之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弗得弗措而百倍其功此萬古帝王所以立誠之學也

問帝王萬幾不遑何由學問思辨爲擇善之功乎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蓋未有不從事學問者特必求聖賢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五

述餘七册

姜

以資啟沃非但如儒生之博涉典籍也堯舜舍己從人禹拜昌言湯暨太甲學於伊尹武丁學於傅說武王訪洪範於箕子受丹書於太公成王師事周公曷嘗不孜孜學問哉夫四海之大治亂出於一人天地祖宗付託之重存亡係於一身而第好臣其所教是以天下大器爲戲也孔子發明帝王之道莫備於對魯哀乃詳列誠之之目於後而九經首以修身必次以尊賢非所以爲帝王學問思辨之資乎其旨亦著明矣

毋不敬齋全書卷十六

述餘八册

劄記

敬天德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穆即敬之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正是形容那穆處不顯之德。至此則敬之成矣。成則誠誠則天人更無分別。王戊

一落文章便近偽。一落經濟便近詐。文章經濟須從性道中流出來。

近名尚氣人不可與論學。

此理極神奇極平淡。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六

述餘八册

一

磨墨可見天運。首搖睛轉無不與天體同旋也。

身之主宰謂之心。天之主宰謂之帝。心之與帝息息相通者也。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庸平常也。未發儘平常。發而中節亦儘平常。

中則不貳不測。庸則無息無疆。

竹如先生云。講明者乃踐履所資。然必身親踐履而後所講明者方不落空。當服膺斯言也。

天地位於中。萬物育於和。致中和與天地合其德。而萬物備於我。故能位天地育萬物。

保合太和

須於應事接物上驗心地功夫

誠能動物然著一分要動他意思便逐於物便不誠

無欲則一一則誠誠則天

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功夫。況求自家眞性命乎。

至德凝道正位凝命壹志凝神陽燧取火可悟凝字之妙

學之進退全在氣象上驗。觀人亦然。

天人一也本不待合

程子遺書楊定鬼神之說一段論婢子通傳墮水之妻事

曰是何也亦是心相通既說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

之別可徵高宗夢說宇宙一心誠至則通此理自是如此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六

述餘八册

二

也

因竹如先生以數往錄高宗夢說條爲不然故記之

伊川曰忘敬而後無不敬敬到極熟處乃可語忘忘則誠

矣譬如木果敬是生澁時忘是熟美時熟美則核堅而實

成乃是皮膚剝落盡惟存一眞實也

孔子曰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又曰苗而不秀者有矣

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可懼也

講學只論是非不可絲毫人己見存

事無大小一斷以義計較利害則是人滅天

教人不可太嚴太驟寬而容之徐而待之及其樂從而因

材以成就之

二程入聖之階梯

待人處事只有箇因字法已何與焉

存之書云程子論佛氏盡心知性則有之矣存心養性則未也某意亦欲先生以後多作存心養性功夫道理所見已是眞實無疑只是存養則能與之合一耳謹識之

轉移世運必賴人材學術不明人材曷由興哉

郭筠仙翰林名嵩燾字伯琛湘陰人

云天下大局上下中外做實一

箇欺字此字不去萬無可爲之理又云不分是非而以姑息爲仁以救生不救死爲陰德善氣日消惡氣日長職此之故皆切中時弊之言翰林索去辨心性書二冊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六

述餘八冊

三

理宰神神妙理

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又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固與鑿二字括盡千古學術之病

告子心學家之祖高子考據家之祖

考亭淵源錄載陳安卿淳言太極曰自其沖漠無朕而天

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沖漠無朕

將器與道分作兩截似二五外別有所謂無極而太極者

能生二五二五既生卻又退處無用之地大乖朱子解太

極圖說之旨其言下學上達曰須下學功夫到乃可從事

上達下學卽上達功夫也下學功夫到則自然上達矣何

更有所可從事者乎豈有一半下學功夫又有一半上達功夫耶與朱子所說全不相同安卿考亭高弟也親炙門牆而本體功夫皆不了澈如此

朱子門人多踐履篤實

天之生聖賢必無虛生之理惟聖賢知天故能信天以自信

或問程子靜中有物之說曰有物二字須活看但謂靜中有主耳朱子致中註曰至靜之中其守不失正是靜中有物之義若要靜中覓一箇物來必著魔道矣釋氏之精者亦曰本來無一物也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六

述餘八冊

四

知至則思慮自定心存則人欲不萌

或問下手功夫要從此心做起不止倚賴人不得卽自己耳目亦不能倚賴答之曰固以存心爲主又不可不致知也役耳目則不可見聞如何可廢

象山直爽其氣焰足以起發人陽明多語妙喜用機權

性道旣澈乃能兼取諸家之長而不受其病

莊子曰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其心者故靜也說得極好理窮到極至處胸中灑落無一事不期靜而自靜矣

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又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十

六字說盡道字曰性卽理也四字斷定性字

癸亥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括盡爲學功夫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二語傳授聖門心法。

程子曰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此段極精道卽理也朱子曰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謂功用卽其氣之有迹者言之妙用則卽其理之無形者言之耳非指神爲理也。只此些子是自家做主處不可爲境所轉爲氣所動。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六

述餘八冊

五

子曰天之所佑者順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則可以馴至於合矣。

天命之謂性。原始之謂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反終之謂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原始之謂也。保合太和乃利貞。反終之謂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原始之謂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反終之謂也。故曰未知生焉知死。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知天則可與原始。立命則可與反終。而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全在存心養性以事天。所謂存存也。所謂思乎順也。莊子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

以生謂之德此老子道德之旨而曰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閒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其論性命甚精秦漢以來儒者皆不及唯宋賢乃說至此

子曰天之所佑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又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迺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三復斯言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我師也

上蔡語錄明道曰呂晉伯甚好學初理會仁字不透吾因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六

述餘八册

六

曰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卻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按仁原是活潑潑地意思然活中有理認得活中有理便識仁但認那活潑潑地卻是禪也

竹如先生贈人聯語云知足一身得自在靜觀萬類無人爲

所過者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所存者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故君子上下與天地同流綱目所引胡氏之論多苛刻且迂拘不通情理

易傳肇自羲農其前則曰上古而已荒遠不可稽也書述唐虞三代詩詳周之興衰而春秋繼之綱目又繼之千古治亂如示諸掌矣國之興衰祚之長短蓋莫不有所以致之者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綱目前編藉稽年世而已易書詩春秋已備無取讀此也綱目朱子未成之書

明人續宋元綱目殊未盡當其發明諸說淺陋且多舛錯明陳仁錫評閱綱目及各書蓋不知而作者也

近重閱綱目明史及國朝滿漢名臣傳一通

擇善而固執之是初學事尊德性而道問學是成德事吾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六

述餘八冊

七

教所以別於異學者只是始終知行並進知之至則至聖矣行之至則至誠矣至聖至誠則至德凝至道而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但曰一超直入如來地明心見性立地成佛焉得不差錯到底

釋典極力鋪張不過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數語已該盡但他極精妙處不出我家範圍而我家極淺近處他已未曾見得

膠州鄧少真廣文名和爲己君子也喜閱性理及釋老書

避亂嶗山二年近再見之乃曰釋老究靠不住吾欲求朝

聞夕可實際終不外四書耳。予曰：先生得之矣。然須知彼之所靠不住者，只是差一理字道。卽理也。朱子註朝聞道，章曰：生順死安。順者順此理，安者安此理。

物格知至，胸中自無一事故。必知止而后定，靜安慮得也。心學二氏皆是強要他定靜安，自以爲能慮能得而不知。千差萬錯，自首至尾無一是處。此告子之不動心，所以大異於孟子之不動心也。

艮峯先生兩寄書皆浮沈沈竹如先生錄寄書中要語一段。曰：竊意佛氏之說不足辨，亦不必辨。且辨不勝辨，不如將此等處權且擱起，著實做克己慎獨功夫，則不必關佛而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六

述餘八册

八

自然非佛不侈言儒而自是真儒。若徒在語言上辨別，既恐言多道晦，且似只是性理中一家考據。於自己反無干涉。藥石之言也。謹筆於此。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所謂學者，大學之道也。所謂經者，中庸所謂天下之大經，五品之人倫也。學不講則經不正，經不正則庶民惑於邪慝，無父無君而羣趨於禽獸之塗。其可憂豈不大哉。膺世道人心之責者，所宜急爲圖畫。如拯溺焚，不容稍緩。未可束手坐視。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漠不關心者也。

甲子

孔孟之教衰。儒者徒以訓詁爲學。佛乘其隙而入中國。遂啟五胡之亂。宋諸賢講明聖學。而力闢之。其教始漸熄。近代程朱之教衰。而士子徒以帖括爲學。異方之教。又乘其隙而入矣。清淨不及佛教。而導人遺親蔑祖。害更甚於出家。流毒中國。豈淺鮮哉。

人身元氣充足。則邪感自無從而入。聖人之教。天地之元氣也。培天地之元氣。以遏將來不可救藥之禍。特在急爲圖之。而決以行之而已。

君子之德風。上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朝廷講明正學於上。而內自太學外。及各省郡邑。學皆以大學修己治人之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六

述餘八冊

九

道課士子。每月朔望。聚士於明倫堂。爲講說。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大倫。務以實心行實事。不許以虛文奉行。故事督學使者。隨時稽查。教官講學勤惰。按臨各郡。發落必以聖賢實學。忠孝大義。勸諭諸生。取士以經明行修爲上。不徒以文字工拙爲優劣。又搜訪地方實學之士。與平民之孝弟有節行者。特表舉之。庶幾經正民興。邪慝之說不待攻而自熄也已。

朝廷善政良法。莫患乎臣下奉行故事。但視爲具文。如學使之下學講書。地方官之講約。教官之課士。近皆徒爲具文而已。如欲興學校。整風俗。非使實心奉行。無益也。

天下事有似甚迂而實最要似可緩而實最急者其講學正經之事乎。

天下勢而已矣此盛則彼衰使二三君子倡明正學於上學校皆以明倫爲首務而庶民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邪慝之說何由而入悖逆之事何由而起乎

有宋大儒倡明聖學歷元明及國初儒者皆以講學爲事雖心學不免於逃禪究之尙能啟發人之良心國初孫夏峯講學於河南從之者如歸市李二曲隨地講學聚聽者每千百人人心風俗所以猶歸於正邇來此學之不講百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六

述餘八冊

十

數十年矣學者但專攻舉業患得患失相習爲鄙夫之學而闖然媚世羣競爲鄉原之行此天下所以多故人心所以日偷而異教所以遂熾也任世道之責者曷不反求其本乎

盜賊之未平財用之不足未足憂也方今聖賢相遇朝政清明太平之象拭目俟之矣惟庶民不興邪慝肆行所可憂者方大且久耳草莽無知不能不爲杞人之憂而竊所仰望於當道之大君子者正不容自己也

年已老而學不進可愧可懼明質諸天地幽盟諸鬼神庶幾能補過於衰暮乎

行雲流水觸處化機

道本一貫聖人只是全得一貫故曰知幽明之故通晝夜而知形而上形而下器卽道道卽器也學者探索上一截每略卻下一截考求下一截又畢生不知上一截焉得聞道

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六十年前所蓄今乃方知享用他能享用乃能進德也

廣交所以集益獨居無友藉詩書以尙質古人五經四書及宋五子書外隨意涉獵亦各有得益之處節取之可也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六

述餘八冊

七

利之一字爲害無窮士以利學官以利仕每見登甲第幸爲民牧到任接見同寅紳士無一言及地方利弊士習民情開談便言缺苦訪問各項陋規似此豈能牧吾民哉上憲重科甲出身乃竟如此又何責乎以貫進者也可嘆可嘆

知人則哲立賢無方須是有知人之明而破拘方之見方能得賢才而舉之而用之也

訟六三或從王事无成與坤六三无成而代有終同義故傳曰從上吉也朱子本義似誤

佛氏亦見得心之匡廓老氏亦窮得神之妙用而皆於道

錯過所以易於動人而實貽害不淺
敬在養神

窮神則義不待精知化則用無弗利故曰過此以往未之
或知故曰德之盛

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
開太平必如是乃所謂豪傑之士乎

孟子曰立命孔子曰凝命子思曰至德凝道曰誠者自成
也曰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能立而後能凝凝之熟則實
成而天德固矣如花之結果成實而後可以爲生生種子
也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六

述餘八冊

三

孔子曰仁者安仁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曰安
土敦乎仁孟子曰仁人心也曰仁人之安宅也曰居惡在
仁是也曰居天下之廣居而於曠安宅放其心者兩曰哀
哉何以仁爲人心何以中心安仁天下一人何以仁爲安
土安宅廣居何以能居之而安何以曠放者之可重哀須
神明而默成之方不虛過此一生也

孔子假年學易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今六
十矣而尙自悠忽哉古人如顏子不幸早死而濂溪明道
橫渠象山陽明年皆未及六十幸天假之年而不及時勇
進還合造物本然眞自暴自棄之戮民也已書之用以自

警

陰符經只一箇制字非自克制爲道不成爲僧不了吾儒如顏子乃大勇其問仁夫子告以一克字四勿字遂擔當去至於三月不違何等魄力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須如此方能依乎中庸邈世無悶凝道而至天也南方之強近老子北方之強近釋氏

克盡人欲乃還天理人化天全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佛雖寂滅卻斥墮絕滅儒家窮理未至轉多墮絕滅者

佛老皆言常中庸庸字卽常也但彼所謂眞常神而已矣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六

述餘八冊

三

吾儒主理而神自在其中故曰悠久無疆其爲物不貳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密卽未發之中也所謂人極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卽是退藏於密之義與老子守中抱一不同以能發於事業與民同患耳體用一原用不同則體亦自別非神而明之孰能知乎

金丹之術亦道家入手藉徑耳其術至易而至險故悟眞篇終戒之曰命寶不宜輕弄也

程子曰不知易焉知密密是甚又曰心要在腔子裏在腔子裏卽是退藏於密也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

而正

孟子惡鑿而以行其所無事爲大智行其所無事則利鑿則害必有事焉行其所無事也助長鑿也故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然非大智孰能知其故而利之哉

非大智不能明非大勇不能成何謂大智格物而已何謂大勇克己而已勿謂物已格自家心身尙未格通勿謂己已克無窮習氣尙未克盡伏羲大聖人近取遠徵仰俯觀察微細窮究正格物事孔子大聖人絕四慎三常道未能庸行何有正克己事物格通則神己克盡則天

思字是格物剛鑽勿字是克己利斧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六

述餘八冊

齒

佛老是吾道歧路於其近道處與其背道處絲毫剖析分明亦格物之大者也

理得則神自一神一則精自通精通則天自合此所謂易簡之道也

近乃悟程子所謂中是天地閒亭亭當當直下直上之定理與所謂敬而無失乃所以中也之意此理本自中本自直纔收斂便在此孔子曰人之生也直又曰敬以直內孟子以直養浩然之氣皆是謂此理耳劉子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又謂敬在養神亦是見得此理

張子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至靜無感性之淵原又謂太

和所謂道又謂不如野馬細縕不足謂之太和又謂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與易傳保合太和中庸致中和之旨大好參玩

道家簡要佛家直截總之皆害理而佛尤甚以其并根蒂去之也

由博反約深造自得旁行不流樂天安土乃儒者之學也歸震川考定武成但移古本厥四月至受命於周一段於萬姓悅服之下列爵惟五之上且謂先儒以漢志推此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其說可從

存神養性寡交慎言

四月到京謹記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六

述餘八冊

五

四月初四日在山東省見單伯平先生二十日在京城見倭良峯先生李文園先生于君絅齋倭公精實李公堅定單翁清直于君敦樸

學能希聖方爲學人不合天枉做人

形色天性孟子之善言形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孟子之善言氣也上下與天地同流孟子之善言神也大體孟子之善言心也仁義禮智根於心孟子之善言性也四端孟子之善言情也非深造而自得之何能言之如此

講學者多爲己者少此學之愈講而愈晦也當今講學尤以明倫爲第一義

祥符沈君源深字惺甫又字叔眉年二十二以進士分吏部矢志正學謙虛求益欲然如弟子之請業良峯文園竹如綱齋諸碩儒皆賞其誠而獎掖之其成就可限量哉登科甲入仕塗而復降心學問求師友益蓋湯文正後幾二百年不聞此事矣

凡草木根與葉核與果每異性陰極必陽陽極必陰互根之理也凡地之結穴必回顧祖山原始反終之義也聞何子永云

佛書如楞嚴經最爲精透而其四卷答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一段謂世界虛空皆由塵勞煩惱起成是不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六

述餘八冊

六

知造化之原也謂流愛爲種納想爲胎交媾發生吸引同業故有衆生因緣是不知生生之故也十卷五陰本因同是妄想一段亦然此是根本錯處以是幻天地棄父母悍然不顧相率而入於禽獸之路但欲明心而不知窮理安得不爲彼所惑哉

不知易不能通造化之原委辨各家之是非

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又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教人當因其材質而成全之一味不語上一味語上皆後賢之失也

思不能作聖學不能達天總是半塗而廢掘井而不及泉也

誠者天之道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知幾其神乎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一故神兩故化此理宜默識之而默成之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孟子曰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記曰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爲能踐形又曰萬物皆備於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六

述餘八冊

七

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非優入聖域不能道及此佛說眞幻老說有無皆分而二之聖人只說簡易幽明死生鬼神晝夜總之生生之謂易而已孰爲眞孰爲幻孰爲有孰爲無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盡矣至矣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更有何事

聞南陵何子永內閣慎修論禮甚精本其意記祭禮一則五禮惟祭曰吉蓋天地之大德曰生純是一團吉氣所謂乾元資始而元者善之長也何嘗有些子凶氣人之有死是所賦生氣之終而其生生之理渾合乎大本大原者正自浩然日新特人子不忍其親之死哀痛之情迫不自己

故有凶禮耳。既除喪祭於廟則全用吉禮所以合鬼與神。通精誠於生生之原此聖人仁智兼至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而得乎人情天理之極者也。子孫之氣即是父祖之氣精誠之至自然感召來格而祭無不饗矣。佛認太極不真故說圓覺認陰陽不真故說生滅認四象不真故說四大認易不真故說輪回總之有見於不測之神而未明夫形上之道。

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乃所謂至德凝道也。

真精妙合凝而成物太和保合凝而成道凝之用大矣哉。凝則一。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六

述餘八冊

六

辨學欲精取資務廣待人必恕守己則嚴。

祿太薄則君子難全其守而貪污有以藉辭。法過密則小人巧售其奸而胥吏愈以網利。

通物情達時變濟世之才與。

道之奧妙不能言亦不可言不得已立象以盡意欲入神而明之耳乃後人每泥象求之此如繪圖求人而癡者遂認所繪之圖爲其人雖曰與其人交臂覲面而不相識也。孔子所造及門且莫知堯舜所造禹皋亦未必盡知不能廢於半途而獨至舉世所不能至之境人孰知之而亦何悔之有。

七月十八日見宗迪甫觀察七十三年矣。不食葷腥而精神完足。其於學則尙籠統而不喜辨也。

項城高選拔釗中字勉之來問心性之辨雖未遂明而志篤質厚終或能有得於斯學也。祥符王部郎守愚字直臣屢來訪少年貴胄無所習染而勤懇問學亦誠可畏。

或謂致良知卽是擴充四端。竹如先生曰何不直云擴充四端四端由根心分定之性發自無不良但曰良知未必所發者果出於性之理也。陽明居喪聽其子弟飲酒食肉曰不可強使作偽以率其氣質之性爲真以勉強守禮爲作偽何異荀子之言性乎。是其所謂致良知也。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六

述餘八冊

五

昨與竹如先生談及艮峯先生潛曰其爲己深造頗近曾子先生以爲然。曰與艮峯先生相契二十餘年每年必見其有進。

又與竹如先生談及于君綱齋潛曰于君真人師也當勸其博觀諸儒及各家書非知小人之情狀不足以成君子。非徹異學之表裏不足以閑吾道。于君見道真任道勇必不至惑多歧以誤後進。但非盡徹異學表裏恐不足開大吾道。而拔救高明之陷入彼教者也。高明者正孔子所思狂簡者也容可棄乎先生以爲然。

七月二十八日少子浚亮卒於京寓三十日葬沙鍋門內。

八蜡廟三轉橋安慶老義園牆外東首坐西南向東北碑
文清故儒童方浚亮之墓左行同治三年七月三十日父
魯生立右行江南桐城人

聖人知一陰一陽之謂道故一言蔽之曰易釋氏厭生滅
之無常故一言斷之曰幻見其爲幻則當下證於寂滅見
其爲易則眼前無非化境此所以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與
造化之祕洩於河洛太和保合宇宙在手可默識而不容
言說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以此洗心
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六

述餘八冊

字

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明則誠誠則天

竹如先生曰引導後學只當示以塗轍不可輒語高遠所
示塗轍當確守程朱教人常法亦不可以己之所得力處
概望之他人也

修鍊之術千無一成成亦何益取徑曲用功險究竟仍落
下乘故道家無不皈依者然一超直入佛法雖至捷而不
明天理仍是窮大失其所居自謂見性實戕賊其性一條
達天大路只是中庸原始要終功夫成就在三十三章中
奈讀了一生當面錯過歲月蹉跎手腳忙亂反欲乞餘二

氏以求安身立命正如富兒拋棄祖傳無盡寶藏拾得他家門外殘磚斷瓦以爲至寶終至凍餓以死愚癡可憐也九月初三日懷寧楊禮南學士秉璋聘閱四川試卷初八日出京十二月初四日到成都長塗辛苦頗有進境

錄張南軒先生集三則一敬齋銘曰自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持其心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難而或怠違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於微忿欲之萌則杜毋不敬齋全書卷十六 述餘八冊 三

其原有過斯改見善斯遷是則天命不過於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一解子曰回也其庶乎章曰回之庶幾於聖人以其屢空也空者意必固我不留於中也然猶曰屢焉特未若聖人之純焉耳聖人則絕四矣顏子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也一解顏淵問仁章曰天下歸仁者無一物之不體無一事之不該也

十二月二十二日批新繁增生龍炳垣字曉崖讀書做人譜大學中庸序解是日林勿村中丞鴻年索閱辨心性書

福建侯官人張元

致廣大極高明致字極字皆著力字是尊德性初功夫卽
曰盡曰道亦甚不容易温字最宜體味廣大高明卽是故
也到此致與極皆用不著只有温之而已如丹家武火旣
足須文火燂温之以待其自成温故自然知新知字亦較
盡字道字省力敦厚以崇禮獨用以字已有從容中道氣
象也

此後功夫全在一温字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孟子
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須是如此温去久
或有成熟之候

乙丑

或勸刊自著書予非不欲公諸同志然未能成己何暇急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六

述餘八冊

三

欲成物且亦未敢自信所見尙須隨時刪改也

尊德性所以凝道然非道問學必有尊非所尊者致廣大
二句煞費功夫如道家煉丹先用武火鍛鍊温故二句卻
漸自然乃道家以文火温養也火候將成必須温養朱註
温猶燂温之温温則厚厚而加厚不期其凝而凝矣末句
獨用以字火候到此毫不費力自然完成正孟子所謂動
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又曰苟求其故千歲
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聖人久於其道亦只是温故天地貞
觀日月貞明亦只是温故富有日新之大業盛德皆是從

温故來

習坎有孚温故知新孚字從爪從子所謂如鳥之覆卵不可一息冷了他也時時温習卽是有孚有孚自然知新

古人皆自序作書之旨如孟子末章卽是自序不獨莊子

太史公末篇是自序也毋不敬齋全書俱自序不曾倩時

賢作序亦不願後賢更爲序也

二月初五日特記

古人書自有次序往往後人妄爲編次失其本來如孔子

十傳王輔嗣附入經遂失孔子之舊朱子本義更正之今

坊本又失本義之舊朱子書後人爲之編次遂失朱子之

眞陽明書後人分性道經濟文章三類遂失陽明之眞毋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六

述餘八冊

三

不敬齋全書各種互相發明前後皆有年月傳否自繫之天惟望後之君子勿更編次或揀擇傳播以重我之罪也

同日又記

莊子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原道

也曰物得以生謂之德原德也曰未形者有分一陰一陽

之謂也曰且然無間謂之命所謂繼之者善也留動而生

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所謂成

之者性也謂之儀則是亦以所賦之理爲性也曰性修反

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

合其合緝緝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於大順則所謂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者也其言性孟子以後宋賢乃說及此荀楊以下皆未之能及邵子以爲五千年雄辨一人其言大都有所本本者生人之命脈知言哉

中庸一篇正是使人卽用見體耳隱不可索卽費可契行不可怪惟不遠人素位而行半塗不可廢必自卑邇以造高遠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費而隱微之顯天人性道一而已矣不顯惟德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哉引而不發躍如也

自愛者仁。自察者智。自強者勇。須發大慈悲。救自己。具大智慧。觀自己。誓大願行。成自己。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六

述餘八冊

五

近爲友人批莊子一通又閱楞嚴佛可謂善示心體莊亦可謂真知本矣而其差處皆是未能見理佛欲去幻妄并虛空日月大地山河一切皆幻妄之如何能去得如何任汝心生滅他不聞盡去幻妄而種種一切曾少一件眾生沈迷幻妄而種種一切更多一件天地終古此天地萬物終古此萬物若莊則自謂繆悠一曲之談矣故學莫先於窮理窮理莫大於知易知易乃知幽明之故晝夜之道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

道家之學由身起手所謂命者生身之祖氣也卽大造之元氣也非吾所謂天命也吾所謂天命乃天理之流行於

元氣之中者也。佛家之學由心起手，所謂性者，本心之圓覺也。卽太虛之圓神也。非吾所謂天性也。吾所謂天性，乃天理之渾具於圓神之內者也。道家之學充其極，必造於佛之境地而止。故道之深者，終必皈依於佛。佛家之學及其悟，必附於儒之門面而立。故佛之黠者，每欲假託於儒。究之起手，既殊則成功，自別。佛固不能不大異於儒。卽道亦豈易遽合於佛哉？若夫佛之明心，則元氣不待復而自復矣。儒之知性，則覺心不待盡而自盡矣。及至希於踐形而悟形色之卽天性，則心廣體胖美在其中，暢於四肢，不言而喻。其保合太和之妙，有過夫道家之心。凝形釋形，神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六

述餘八冊

五

俱妙者矣。此如登浮圖下一層不能知上層境界而造其極頂，則下層所見之境界無不瞭如指掌耳。大哉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學乎！然或謹守塗轍，未嘗於二氏之學深究，其是非所在亦未易辨。毫釐果能物格知至，而有深造自得，左右逢原之境也。

參同契、悟真篇、道家藉手門徑耳。其要旨俱在老莊書中。其作用陰符經備之矣。得其關鍵，當下卽可用功。亦未始非保合太和之一助。然泥而求之，反失其旨。其妙只在有意無意之間。中間實無一語而癡人遂流入旁門。自害害人爲禍不小。故予雖得其訣，未敢一語於人。夫子曰：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又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造化只此機關固不易知。而尤不可妄洩也。

保合太和原是自然之道。然入神所以致用安身。所以崇德若老莊者。流則專務自全。而果於忘世矣。宜乎張子以盡道存神兼體不累為至。與朱子不得志於時而註陰符經參同契亦乘桴浮海之意耳。

寧鄉茂才周君棣元名振常借鈔性述

八月酉陽考事畢約周棣元游二酉洞忽動歸思遂辭禮南學士定於十月考夔州畢即回桐城

刪改毋不敬齋全書錄出辨心性書九月考忠州錄出心

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六

述餘八冊

三

述因刪定性述述餘顧庸集永矢集

只此機關固不易知而尤不可妄洩也
保合太和原是自然之道然入神所以致用安身所以崇德若老莊者流則專務自全而果於忘世矣宜乎張子以盡道存神兼體不累為至與朱子不得志於時而註陰符經參同契亦乘桴浮海之意耳
寧鄉茂才周君棣元名振常借鈔性述
八月酉陽考事畢約周棣元游二酉洞忽動歸思遂辭禮南學士定於十月考夔州畢即回桐城
刪改毋不敬齋全書錄出辨心性書九月考忠州錄出心毋不敬齋全書
卷十六
述餘八冊
三
述因刪定性述述餘顧庸集永矢集



男 敦吉 校刊

